



# 财井陈家大院,失落乡野的农耕文明

□重庆晨报特约撰稿 梁光华

万盛经开区南桐镇沙坝村财井社境内,遗存着不少古建筑,其中最著名的莫过于财井陈家大院和黄泥榜陈家大院,这两处古宅院均有上百年历史,是渝南黔北农耕文化生生不息的见证之一。

## 1

财井大院建在原新田湾煤矿附近一处地势险峻的山坡上。院子西面背靠大山,其他三面则是朝下的山坡。站在大院前放眼四望,映入眼帘的是无尽的田野、农舍和山林。大院后面平坦的菜地,是用无数石头一梯一梯垒成的。

院墙由青砖砌成,高约5米、长20多米,顶上盖有青瓦。经历百年风雨,院墙上粉刷的石灰坑坑洼洼,早已裸露出青砖的真容;镶嵌在院墙上的木窗也已腐朽,显得衰落而破旧。

但整个院墙还算完整。院墙大门朝北,前面是个高约三四米的石灰石堡坎,其年份应有上百年光景了。大门为青条石砌成,上方书写“大夫第”三个大字。门廊两边的石头上雕刻有一副平仄考究、书法温润的对联——全从诗礼绍家声,信有簪缨绵世泽。

跨过高高的门槛,宽阔的院坝一览无余。

大门正对方向是雕花木板房屋,中间夹杂一些改建的现代楼房。那些老房

子,在历史的长河中修修补补,早已变模样。尽管如此,还是留下了许多雕花的木门、窗户、石墩、挑梁……雕刻造型多为花卉,动物造型较少。东面屋脊正中央还有一尊菩萨造型,东面角落某处建筑的墙壁上,还保留有一幅模糊不清的水墨人物画。

院墙边有一栋两层楼的小房子,现在堆放着一些旧物品。根据其建筑特点,结合院墙修建得如此坚实、高大,估计可能是看家护院所需,毕竟在当年的渝南深处,保护不被土匪等骚扰是一个家族的头等大事。那些窗户可能就是观察敌情的瞭望孔和阻击的射击点。但也可能是戏台,在文化娱乐不发达的年代,一个大家族往往要请一些戏班子来演出,庆祝一些重要的节日,比如婚丧嫁娶,生日满月等。演出的时候,一大家族的老老少少、男男女女,汇聚一堂,好不热闹。

这里原有两处朝门,房屋上百间,戏台、回廊、看台等一应俱全。20世纪土改时,这里分给了几十户乡亲居住。由于生活的需要和社会的发展,许多房子早已经重建或者翻修,完整的大院变得支离破碎,昔日旧容再也难以看到。我们只能从那些还残存的雕花门窗、木墙、石墩,从那些矗立在蓝天下的飞檐翘角,从那些斑驳古旧的地板,以及乡亲家里还保存着的雕花木床等精细家具中,自个儿猜想它昔日的辉煌。

## 一些资料

显示,这座四合院结构的大院,占地1751.96平方米,为清道光年间修建,距今至少已有170多年了,曾入编《中国文物地图册·重庆分卷》,1988年被列入区级文物保护单位。目前,万盛经开区博物馆里收集有大院的资料。

## 2

黄泥榜陈家大院则建在视野开阔、地势平坦的田野间。虽然大院的建筑同样残缺不全,院墙更是荡然无存。但在朝门旧址周围,仍遗留有不少石条、石墩、门槛、石磨。部分宅子仍保留着雕刻木墙、门窗、挑梁、石柱……雕刻内容除了花卉、纹饰外,还有很多动物和人物造型。动物造型多为十二生肖;人物造型则主要为渔樵耕读,以及驰骋疆场的战马和将军。由此可见,那些没有留下名字的古代能工巧匠,通过自己精湛的手艺,反映了那时殷实家族既有躬耕桃源,也有庙堂高就,更有沙场热血的家国情怀和文化积淀,也为后人留下了寻找古代渝南农耕文化的重要密码。

这里保留的建筑雕刻,比财井大院明显丰富而精湛,装饰纹样和造型也明显复杂得多。遥想当年,陈氏先祖跋涉万水千山而来,可能急于在财井早日安居下来,也可能是边修建边居住,几十年间逐渐扩建成后来的规模。所以,一些雕刻作品显得还比较粗糙,但建筑风格还是明显反映了崇尚文化,讲求礼法,善良和谐,乐善向佛的特点。

陈氏先祖分家到黄泥榜,应该是几十年后的事情。因为家底得到充实,后来在黄泥榜、水井沟等地都添置了大量田产,新建的黄泥榜大院做工更精细、规模更宏大,审美性也就更强,蕴含的经典也更具情怀了。

## 3

探秘大院遗迹,遥想当年陈氏先祖长途跋涉而来,选址财井,安家立业,躬耕田园,生养繁衍。据当地人介绍,陈氏先祖的三个儿子成人后分家,变成了三脉:一脉留守财井“大夫第”,另一脉迁往黄泥榜修建陈家大院,第三脉则居住在水井沟,从此形成了三处“陈家大院”。其中,水井沟陈家大院早已消失,空留悠悠历史遗韵。

其实,在中国广袤的乡野,很多地方都遗存着有特点的古建筑,它们是古老农耕文化的见证者、记录者。如何留住这些优秀的古宅,并以恰当的方式将它们保护起来,让它们重新焕发生机,是一个需要认真思考的课题。



时光很细碎,特别是有了孩子以后。脚步像上了发条,在各种培训班与工作单位间轮换。在这个无处不“卷”的时代,让孩子提前学习各种技能,每天的“加速度”好像成了我平息内心不安的定心丸,而随着时间的忙碌,我的生活又好像陷入了巨大的暗涌中。

这个状态是怎么形成的呢?这还得从几年前说起:一个周末,我带着四岁的孩子与朋友聚会。娱乐时,其他家长让孩子展示近期学习成果。让我惊讶的是,和我孩子一样大的已会背十余首古诗,有的五岁便会用英语交流,而会武术、绘画或心算等各种技能的更是普遍。

孩子们展示才艺时,我家小孩什么也不会,只能傻傻地站在那里。好友小芳问:“小爱,你要展示什么?”我和孩子同时愣住了。于是,我便心急火燎开启了给孩子报班学习的生活模式。

随着孩子慢慢进入小学,时间越来越紧,孩子在武术、珠算、画画各培训班之间争分夺秒地切换,留给她休息的时间越来越少。直到某天,我又开启了念叨模式:“不好好学习,长大了……”

“考不上大学就不考,不听不听王八念经。”孩子开启了抵御模式,突然问:“妈妈,为什么全家只有我要写作业和上培训班?”我突然愣住,看到她那张没有休息好的小黄脸,一股深深的歉意从心底涌起。可看着周围超负荷学习的孩子,我的不安感又冒了出来,仍未停下让女儿运转的速度。

不仅对女儿,我变成了“掌舵人”,对母亲的健康问题也不停地要求:“血糖高不能吃甜食,饭后要多动,不能喝凉水……”而丈夫因侍弄花草,不做家务也变成我埋怨的理由。

渐渐地,母亲与我的话少了,女儿的作业写得快了,可字迹却变潦草了,丈夫经常说我“老太婆”。我们同在一个屋檐

## “无为”之乐

□重庆晨报特约撰稿 周雪

下,却像隔着一层墙,触不到彼此的心意。

看着女儿整天噘着小嘴,母亲的沉默、丈夫的欲言又止,我突然有了窒息感,于是问自己:“为何把日子过得这么匆忙?”我像个疲惫的赶路者,背着责任与焦虑的行囊,在生活的道路上奋力前行,却与家人拉开了距离。

改变的契机,在一个寻常周末的午后。女儿趴在桌上画画,阳光透过窗帘洒在她身上,镀上一层柔和的光晕,她神情专注而恬静,连我走到身边都未曾察觉,嘴里还轻声哼着快乐的曲调。那句到了嘴边写作业的催促,忽然像被风一样吹散了。我轻轻坐下,摸摸她的头,静静在旁边看她画画。此刻,时光仿佛慢了下来,没有要求,没有计划,只有陪伴,一股久违的暖意悄然漫上心头。

与友人外出,谈起孩子教育,她对孩子是放开政策,只是偶尔给出必要的提醒,她的孩子也有爱玩和拖拉的毛病,只是她总让孩子自己学着去面对。她的女儿站在一边,脸上始终挂着自信的笑,我想那笑容源自妈妈的信任与鼓励吧。我决定,学着卸下掌控一切的执念。

孩子回家,我不再逼着女儿按我的规划去行动,而选择坐下来陪她一起读童话故事,听她分享班上的趣事,她的笑声又如银铃般响起,像一道光照亮了我的心。

而对母亲,我也不再以命令的口吻要求她忌口或运动了,而是在她下厨时与她说说今天的工作,让她为我出出主意,分担一下遇到的难题。渐渐地,笑容悄悄爬上了母亲的眼角,将她脸上的皱纹漾成了一朵花。

我们说话时,丈夫悄悄地从背后递过来一枝月季,是阳台上的花开了。俯身嗅了嗅,草木的芬芳钻进心房,原来那是自然的味道。“送给你,天天开心!”丈夫的眉眼弯成了一道缝。后来的时光,我也学着丈夫的样子,蹲在花盆旁拿着一把小铲子捣鼓着泥土,他还会不时指着每种花的脾性:茉莉要晒太阳,薄荷要勤剪,三角梅怕涝……这时,我放空思绪,静静地听着,很安心。原来,这样不慌不忙的陪伴,比任何

“有用”的事情都更有意义。活在当下是细微处的关心,而不是强行的雕塑,正如这花草要投入足够的耐心,给予充分的阳光、雨露与信任,顺应规律方有收获花香之时。

日子在不知不觉中变了模样,女儿的功课并未因我的放手而落下,反而多了几分自觉与主动;母亲偶尔也会主动约上麻友出去转转,人看上去精神了很多;丈夫的阳台愈发生机勃勃,满屋常常飘着淡淡的清香。

在放松的状态下,我渐渐明白:适度的“无为”并非懈怠与放任,而是一种通透的智慧,一份深沉的爱。这“无为”之乐,淡而绵长,清而醇厚,值得慢慢品味。它教会我,真正的圆满从不是事事尽如人意,而是在烟火寻常里,与所爱之人相守相依,收获满心欢喜。

